

羣衆出版社



死亡遊戲

SIWANG
YOUXI

黃乾孟著

黄乾孟 著

死亡遊戲

羣衆出版社

一九九一年·北京

死亡游戏

黄乾孟 著

群众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2开本 10.75印张 230千字

1991年4月第1版 1991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7-5014-0592-1/I·174 定价：4.90元

印数：00001—13000册

內 容 提 要

享有盛名的私家侦探埃迪纳·马丁接到了一位名叫贝茜尔的女人的来信。贝茜尔悲愤地告诉马丁，她是一位被黑手党施以骷髅面具酷刑的女人，全家都被黑手党杀害在乌斯提卡岛。现在，意大利的纳粹残余势力正同黑手党相勾结，拟定了一个死亡游戏计划，将艾滋病毒制作针剂意图毁灭全人类。埃迪纳·马丁非常震惊，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这个残酷的阴谋，他邀集了他的朋友——约翰·戴维、卡尔森、勒法夫瑞一道开始了战斗。约翰·戴维是一位专攻艾滋病毒的学者，急于想取得艾滋病毒的提炼方法来为人类造福。不料，黑手党的头目克里纳和萧兹却上了老纳粹窝内的当，窝内给了他们一些假货，自己却在制作一种含有艾滋病毒的奇妙牌香水。埃迪纳·马丁知道了奇妙香水的线索后，雇请了已经离开克格勃的高级探员伊凡诺夫（南德）进行侦破，而自己则深入黑手党的老窠——西西里岛。几经周折，终于搞清了死亡游戏计划的真相。

文中揭露了西欧的黑社会，也指出了人类的吸毒嫖妓，随意的性生活，都是在游戏里走向死亡。

目 录

第 一 章	浮光掠影.....	(1)
第 二 章	铁血丹心.....	(23)
第 三 章	怪岛幽灵.....	(35)
第 四 章	赌城迷雾.....	(50)
第 五 章	生死之间.....	(70)
第 六 章	鲨鱼行动.....	(86)
第 七 章	古堡密会.....	(94)
第 八 章	壮志凌云.....	(111)
第 九 章	奇妙香水.....	(128)
第 十 章	乞讨生涯.....	(150)
第 十 一 章	时装模特.....	(168)
第 十 二 章	午夜刺客.....	(180)
第 十 三 章	红颜魔劫.....	(190)
第 十 四 章	峰回路转.....	(207)
第 十 五 章	情海狂澜.....	(224)
第 十 六 章	香魔狞笑.....	(244)
第 十 七 章	海岛惊雷.....	(258)
第 十 八 章	神圣同盟.....	(276)
第 十 九 章	影子人物.....	(287)
第 二 十 章	艳影魔踪.....	(297)
第 二 十 一 章	乔装探秘.....	(314)
第 二 十 二 章	飘渺虚无.....	(333)

第一章 浮光掠影

早晨五点不到，埃迪纳·马丁就醒了。漱洗完毕，他倒了一杯香槟酒，一饮而尽，然后切了两片面包，涂上果酱，一边吃着一边走进书房。埃迪纳·马丁的书房是间名符其实的书房，一间二十四平方的房间，除了三扇通邻室的房门和窗上的箱式空调之外，四壁几乎全部让书占满，从地上直通天花板。因此房间里的光线显得阴暗，何况是这种时刻。埃迪纳·马丁打开了中央书桌上的台灯，灯罩低垂，白炽的光也只能照亮书桌上方寸之地。这里放着一封已经拆开了的信，信封压在信纸的左上角，强烈的灯光毫不掩饰地照着那皱皱巴巴的信封。信纸质地低劣，也是皱皱巴巴的，似是被寄信人或收信人揉成团状再抚平的样子，永远恢复不了原状。信纸上的字迹纤细，显然出自女子之手，但却异常潦草和拙劣，十足地反映出写信人的心情慌乱和文化水准。也许正是这封极不起眼的信把埃迪纳·马丁的生活节奏彻底打乱了。他从没起过这么早，也从来没有如此马虎地打发自己的早餐，这位享誉西欧的著名侦探，一贯是以严格的生活规律来保证工作精力的。可是现在，他却是满脸倦容，浑身疲惫不堪。在向嘴里塞着面包的时候，埃迪纳·马丁朝桌上的信望了一眼，可他并没有朝桌边走去，只是很缓慢地摇了摇

头。直到用完了他的早餐，他还没有靠近书桌。尔后返回卧室，揉了揉脑门，做几下扩胸动作，这才走上阳台，望着远方静静地思索起来。

埃迪纳·马丁的寓所在二十层，阳台视野开阔，凯旋门、罗浮宫、艾菲尔铁塔均历历在目。天虽然全亮了，习惯于晚睡晚起的巴黎人还在沉睡的梦乡，显得分外宁静。塞纳河上吹来的凉爽的风吹拂着埃迪纳·马丁的头发，他把衣扣全然解开，迎着清风作了几次深深的呼吸，最后张着嘴猛吐一口气，喃喃地自言自语道：“难道这是真的么？”

埃迪纳·马丁简直不敢相信那封信里陈述的事情是真的，可是一切都写得明明白白，虽然有几个错误的词组，语气还是连贯得起来。埃迪纳·马丁已经不只一次地看过这封信了，他那非凡的记忆力甚至能把那封信倒背如流，他仿佛看到面前站着一位脸带骷髅面具的女人，在如泣如诉地告诉他世界末日的到来。

尊敬的马丁先生：

请恕我冒昧地给您写这封信，我是在万分不得已和冒着生命危险的情况下给您写这封信的。

请听我郑重地向您报告一个不幸的消息，人类正面临着—场无与伦比的大劫难。在我的祖国意大利，纳粹的残余力量正同黑手党相勾结，组成了新的神圣同盟，指挥着一场由西南欧伊始的死亡游戏。游戏是以贩毒、卖淫和一种针剂三位一体的。这种针剂，可以导致人体产生如同艾滋病的病毒，通过性的途径广为流传。

您也许会诧异我是怎样了解到这些内幕的吧！我可

以坦率地告诉您，我本人也算是这个组织内的成员，不过，我是被迫的，也是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我的父亲文斯本是黑手党徒，这些我本来是不知道的。他在1983年被警方逮捕了，这样的事本来就给我们全家带来了灾难和痛苦。可是，当时的黑手党家长科尔莱翁内却以文斯违反奥梅塔准则为名，将我们全家14人和我的丈夫、孩子驱逐到乌斯提卡岛杀害，只留下了我。您也许可以想象得出，在那枪声骤起，全家骨肉至亲一个接着一个倒在血泊之中，唯有我活着而且眼睁睁地看到这种景象时，心里是何等悲惨。

开始，我弄不明白为什么我能够活着，不过没过多久就有了答案，这是因为我的美貌和肉体。科尔莱翁内是条有名的色狼，他要把我留着充当他的泄欲工具。在痛苦的煎熬中，我无时无刻不想报仇，这便是我之所以苟且偷生的原因。可是，科尔莱翁内对我的占有却受到了另一位家长克里纳的竭力反对，他们之间的协商是对我采取萝莎拉同样的刑法，将一张不知何人的人皮面具涂画成骷髅，用强力胶粘在我的脸部。

世界上没有一个女子不珍惜自己的面容，象我这样不人不鬼的活着真不如死了的好，可是我不愿意轻易死去，我要报仇。克里纳也需要我的肉体，他在以我为借口推翻科尔莱翁内之后霸占了我，把我软禁在巴勒莫市博物馆街八号一幢古楼里。我便是在这里偶而听到那骇人听闻的死亡游戏的。

我要报仇！把这个罪恶阴谋公诸于世就是我报仇计划的一部分，请相信我！务必相信我！

唯一能提供您的线索是一个名叫汉斯的德国人，此人身高6英尺，风度翩翩，是纳粹和黑手党之间的总联络员。我没见过这个人，只听说他最为好色，9月上旬将从马德里到达里斯本，任务是选择媒介目标，估计在女人堆里总是可以找到他的。

另一条线索就是我本人，我的名字叫贝茜尔，意大利人，32岁，高56英寸，胸、腰、臀三围分别为37、23、35英寸，面戴骷髅面具，联系的暗语是：“圣母玛利亚，我主耶和華，福祉临到义人的头，强暴蒙蔽恶人的口，义人的纪念被称赞，恶人的名字必朽烂。”一递一答，来人先开口。

我考虑再三，从联合国的国际和平组织、红十字会到各国首脑，最后确定把这封信寄给您，因为您是具有正义感有名望的侦探。那些首脑们，常常只能制止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您却常常以揭露阴谋为职业。

我向上帝祈祷着，但愿这封信能寄到您的手中，否则，我死固不足惜，只是人类的灾难也许要在欢乐中降临了。

祈求您！

贝茜尔

9月2日

埃迪纳·马丁是昨天上午接到这封信的，他看了数遍，一遍比一遍吃惊，特别是从索引里翻出萝莎拉刑法之后，心中便不由自主地产生一阵强烈的痉挛。

资料告诉他，萝莎拉·蒙塔波尼是佛罗伦萨有名的美

人，每当她出现在街头的时候，必然引起一阵求婚的狂热，不但阻塞交通，而且青年们还为了向她求爱而展开你死我活的争战，甚至有些懦弱的青年因得不到萝莎拉的爱情而自杀。这些身亡青年的父母把儿子的死归咎于萝莎拉身上，纷纷向法庭告发萝莎拉。法官判处萝莎拉面部受刑，宣布用烧红的烙铁在她的脸上留下烙印。然而由于她的美貌，没有一个执刑人肯残酷地下这个毒手。最后，法官只得改判，命令萝莎拉长期戴一个骷髅面具，不准摘下。于是，可怜的萝莎拉一直戴了四十年的骷髅面具，直到她的美貌完全消失。

这便是萝莎拉刑法。

事情虽然已经过去了一个多世纪，耳闻者仍然感到刑法的残酷。如今历史的残酷正在重演，灾难落到了贝茜尔的头上，不由得使埃迪纳·马丁寄予深切的同情。

埃迪纳·马丁是一位最富有同情心的人，这是他的弱点，也是他改行私人侦探的契机。他是二次世界大战后剑桥大学的生物博士，从小受到了战火的残酷洗礼，毕业之后回到巴黎，眼见战后法国的混乱状态，深深感到人类无时无刻不在创造，也无时无刻不在毁灭自己，于是他萌发了防止魔鬼对人类侵害的意念，毅然地改了行，干起私人侦探来。他灵活地运用着他的生理学、心理学、伦理学、逻辑学各方面的知识，先后侦破了“路易十四皇冠”、“元首的婚礼珍邮”等大案，声名鹊起。但也有几次几乎丢掉了性命，因为现代的文明使罪犯学会了知识和艺术，一次又一次将埃迪纳·马丁蒙蔽。说穿了，埃迪纳·马丁几乎是死在同情心上。因此，埃迪纳·马丁对贝茜尔虽然寄予了深厚的同情，但终究只是同情而已。

埃迪纳·马丁是不十分相信这封信所陈述的事件的，经过初步剖析，他记下了六个疑点：

1. 是否存在贝茜尔？

2. 被软禁的贝茜尔是如何发出信件的？

3. 艾滋病毒能否被提炼？因为病毒能单独提出之时也正是它尅星出现之时。

4. 富有特殊使命的汉斯是什么人？如何才能找到这条线索？

5. 汉斯好色，难道他不知道艾滋病传播的主要途径是性接触？

6. 汉斯所要寻猎的目标媒介是什么？

昨天，埃迪纳·马丁特意拜访了他的朋友卡尔森，请教了关于艾滋病的病毒提炼问题。卡尔森是一位病毒学专家，当时正在试验室里埋头工作。出于他们之间的深厚友谊，埃迪纳·马丁直接闯进了卡尔森试验室，直截了当地提出了这个问题。卡尔森听了，脸上露出惊诧的神情，笑了笑说：“亲爱的埃迪纳，你怎么会想出这样一个可望而不可及的问题。”

“你说这完全不可能？”埃迪纳·马丁问。他的心里本来就认为是是不可能的。

“但愿有这个可能，有了这个可能，就可以作动物试验，找到治疗艾滋病的途径。只是可惜现在还不存在这种可能，所以艾滋病才能被叫作超级癌症。”

卡尔森否定的回答，使埃迪纳·马丁进一步怀疑起贝茜尔的信来。怀疑归怀疑，却始终放不下，这一夜他辗转反侧，不能安枕。他的思维已经不由自主地严重失控，从原子弹想到宇宙飞船，从通讯卫星想到月球探险，是呀！科学技

术在飞速发展，过去许许多多不可能的事如今已经可能了，难道这件事就不可能？如果这个可能掌握在魔鬼手里，而且正在策划着残害人类的阴谋，那就更加可怕和危险。如果没有这个可能，贝茜尔的来信又说明了什么？她在欺骗人，欺骗一个私人侦探对她有什么好处呢！一旦正如她自己所述，是一位备受欺凌蹂躏的女人，她是决不可能骗人的。

否定之否定，把埃迪纳·马丁折腾了一夜。这位身高超过6英尺，在那棱角分明刚毅的脸膛上生长着挺拔鼻梁和薄嘴唇所显露的无坚不摧气质如今已荡然无存，剩下的只有疲劳和委顿。

“难道这一切果然是真的么！”埃迪纳·马丁从阳台转身走进书房，坐了下来，捧起了信纸，他心里又一次这样问着自己。

他又一次读完了手中的信，似乎有了新的启发，因为他的眼睛闪出了一丝兴奋的光，右手利索地拿起了案头的话筒，拨通了电话。

“琼斯先生吗？我是埃迪纳·马丁。”埃迪纳说：“我有件重要事情找你商量，对，立即，我在寓所等你……什么？现在不能来？琼斯，告诉我，站在你身边的是不是瓦伦蒂小姐。你们一道来吧！我这里有法国最名贵的香槟酒，我请客。”

打完电话，埃迪纳·马丁深深地吁了一口气，挺直身子靠在椅背上，闭上了眼睛。

不多一会儿，琼斯和瓦伦蒂应邀来到。琼斯是位二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五官端正，面色苍白，留着一头法国古典假发套般的长发，衬得脸部十分瘦弱。偕同他一道来的瓦伦蒂

却与他形成鲜明对比，瓦伦蒂是位黑发女郎，修长的身材、秀美的脸庞，穿着异常时髦，简直是集中了东方和西方优点的美人胚子，看来是位混血儿，他俩是手挽手儿走进埃迪纳·马丁的寓所的。埃迪纳·马丁把他们让进会客室，从冰柜中取出香槟酒，首先举起了杯。

出于礼貌，琼斯也举起酒杯，不过他没有喝，他盯着埃迪纳说：“马丁先生，您不是说有件重要的事情找我吗？在您未说出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前，我是不会喝酒的，您知道我的这个习惯。”琼斯说的是实话，他是一位雕塑家，常常为了一件重要的艺术品而废寝忘食。他非常尊敬埃迪纳·马丁，是因为埃迪纳是他父亲的朋友。埃迪纳·马丁认为重要的事情，在琼斯看来自然非同小可，但他仍想征求一下瓦伦蒂的意见，扭头问道：“亲爱的，你说是吗？”

“当然。”瓦伦蒂嫣然一笑，并补充地朝埃迪纳·马丁说：“马丁先生，他就是这个脾气。我爱他也是这一点。”

但是，埃迪纳·马丁并没有把他所要谈的重要事情说出来，他那深邃的目光朝面前一对男女巡视一番，眼光不由暗淡下来，他放下酒杯说：“我忘了你们快举行婚礼了。”

埃迪纳·马丁的语气十分明显，是在自责找错了人。他的态度无异于激将法，竟使琼斯血脉贲张，慷慨地说：“结婚是我们之间的私事，而您要我谈的似乎不是一件私事，即使是您的私事，我也愿意效劳。”

“我不会妨碍你们吧？”瓦伦蒂知趣地问。

埃迪纳·马丁尚未开口，琼斯却示意瓦伦蒂回避，瓦伦蒂走开了。

“马丁先生，可以谈了吧！”琼斯问。马丁陷于矛盾之

中，沉默着。可琼斯并不罢休，他举起酒杯，主动地朝埃迪纳·马丁放在案头的酒杯碰了一下。玻璃杯响起清脆的声音，将埃迪纳·马丁从沉思中震醒，他深情地望着面前这位满腔激情的年轻人一眼，端起酒杯礼貌地照了照，喝了一口，说：“琼斯，我们到书房去，我给你看一封信。”

看完了贝茜尔的来信，琼斯满脸惊诧神色：“马丁先生，真有这样的事？您相信？！”

“你呢？”埃迪纳·马丁问。

“我不信。”

“我也不信，可又不得不信。”埃迪纳在扳着手指，指节噼啪作响，他接着说：“如果这真是一条线索而被我们以所谓荒谬而漠然处之，这是对全人类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孽。”

“那为什么不报告警方呢？”

“琼斯，你觉得它够立案侦破的条件？”埃迪纳·马丁苦笑一下，摇头说：“目前它还只是浮光掠影，也并没人委托于我，我放不下这件事仅仅是出于职业上的兴趣。”

“那——我的任务是什么？您找我来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的。”

“琼斯，原谅我！”埃迪纳·马丁坐了下来，“我想请你替我去一趟巴勒莫。”

“西西里岛？”

“对！要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首先要了解贝茜尔这个人是否存在。她的身高、胸围、腰围、臀围都在信上注明了，这些都不可能去量，只能靠目测。你正是合适人选，因为你在雕塑制作蜡人方面具有别人无法替代的才能。”埃迪

纳·马丁手指敲打着桌面，继续说：“只是要影响你的婚期，真不好意思。”

“我能同瓦伦蒂一道去吗？”琼斯问。

“不能。”埃迪纳断然地摇摇头。

“那我倒是需要同她商量一下。”琼斯面上掠过一层阴影，放低声音告诉埃迪纳·马丁说：“马丁先生，我不必瞒您，瓦伦蒂原来有一位情人，后来爱上了我。此人现在还在巴黎，我有些担心他会乘虚而入。不过，这件事我能告诉她吗？”

“可以将去西西里岛的事告诉她，细节不必说了。”埃迪纳·马丁说。

琼斯顺从地点头，从书房走出来，一边走一边叫着未婚妻的名字。瓦伦蒂因为回避，百无聊赖地在寓所内转悠，此时正在埃迪纳·马丁的卧室，捧着一帧照片出神。照片上是一位神态安详、面容秀美的女人，怀抱着一位三四岁天真活泼的男孩。听到琼斯的呼唤，她走出埃迪纳的卧室，亲热地双手挽住琼斯的脖子，撒娇地说：“什么重要事情，谈了这么许久？”

“很久吗？”琼斯吻吻她说：“这么一会儿你就觉得久，马丁先生可让我出趟门呢！”

“去哪？”瓦伦蒂直挺起身子，盯着琼斯问。

“西西里岛。”

“西西里？”瓦伦蒂抽了一口凉气：“为什么偏要你去？”

“只有我去合适，亲爱的，马丁先生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这的确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琼斯停顿了一下，接

着说：“也许它关系到全人类的安危和命运呢！”

“这么重要！你有没有危险？”瓦伦蒂问，她瞪大双眼，歪着头，充满了关切之情。

“没有危险的，瓦伦蒂。”埃迪纳·马丁闻声接过话茬。

瓦伦蒂因埃迪纳的突然出现而略现窘迫，她松开了勾在琼斯肩上的双手，岔开话题道：“马丁先生，我去过您的卧室，看到了您的夫人和孩子的照片，他们现在在哪！”

“死了。”埃迪纳·马丁说着话，面色忽地阴沉起来。

“对不起，我不该勾起您的伤心事。”瓦伦蒂道歉地说。

“没有什么，瓦伦蒂。”埃迪纳·马丁说：“他们死于黑社会的报复，明白吗！每当我想到他们，我就充满搏斗的力量。呵！琼斯，你来一下。”

“要不要我走开？”瓦伦蒂问。

“不必了！谢谢你对事业的支持，一起来吧！”埃迪纳·马丁说完，领着二人重新走进书房。他打开抽屉，取出一摞钞票，递给琼斯说：“琼斯，这是你的费用。”

琼斯接了过来，立即把钞票放在书桌上，说：“马丁先生，我不能拿你的钱，因为我已经得到了你的信任。”

“可是你们不正在准备结婚吗，那是需要钱的。”

“不要紧。”瓦伦蒂插嘴道：“下周我将为贝内顿时装集团演出，他们支付给我的报酬是五千法郎，结婚足够了。”

“谢谢你，瓦伦蒂。”埃迪纳·马丁望着这两位正直纯洁的年轻人，情绪不由振作起来，他说：“现在我们一起喝

一杯，这应该是个不坏的主意。”

离开了埃迪纳·马丁的寓所，瓦伦蒂随同琼斯来到他的住处。寓所有些杂乱，进门的一间摆满了工具和未完成的蜡模，再进去便是卧室。在卧室门边，立着琼斯为他们俩人塑的蜡人，蜡人如真人一般大小，栩栩如生，神态亲昵。

琼斯径直走到瓦伦蒂的蜡像边，亲切地吻了蜡脸一吻，对着蜡像说：“亲爱的，我要离开你一段时间了，你不会寂寞吗？”

他正说着，瓦伦蒂却紧紧地勾住琼斯的脖子，把嘴唇印在琼斯嘴上，意思是她才是真正的瓦伦蒂。

也许是即将离别之故，他们竟没有兴致去作任何事情，洗澡后很早就上了床。复杂的感情驱使着这对同居的恋人，疯狂的亲昵是那样难分难舍。不久，琼斯便头昏目眩，沉沉地睡去。不知过了多久，琼斯在朦胧中觉得瓦伦蒂在打电话，他忍不住睁开了双眼，问：“亲爱的，你给谁打电话，是不是詹迪尔？”

詹迪尔是瓦伦蒂之前的情人，一位画家，是通过给瓦伦蒂画像而同她相识的。后来琼斯走进了瓦伦蒂的生活之中，詹迪尔主动退避三舍。按詹迪尔的说法，琼斯更适合于瓦伦蒂，而且会给瓦伦蒂带来幸福，他甘愿作为一位朋友牺牲自己的爱情。对此，瓦伦蒂非常信赖他。琼斯从未见过詹迪尔，他虽然对詹迪尔怀有感激之情，也难免不时存戒心。特别在埃迪纳·马丁让他去西西里岛去的时候，一种莫明其妙的担心便涌上他的心头。这种担心，就是詹迪尔乘虚而入，重新来到瓦伦蒂身边。看到瓦伦蒂半夜拿起电话，他的思想立即闪出了詹迪尔，他直言不讳地问着瓦伦蒂，脸上